

主辦機構：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專題】

# 深圳作家筆下的風景

編按：文學高度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高度，屬入別的城市無法與深圳比擬的移民城市特性，就融合成今期深圳文學多樣而亮麗的文化風景。大灣區城市大多被冠上「文化沙漠」的稱號，某種程度上「文化沙漠」曾經成為過它們的共同「文化符號」，深圳報業集團總編輯胡洪俠沿此新線索，並以深圳採樣資源為視角，階段式編年紀事，發掘「文化沙漠」的傳播故事以及它對深圳的影響。作家書寫深圳，大抵離不開外地人遷入，努力工作最後成功發家致富路向。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吳亞丁寫深圳，卻以新型移民社會人們的倫理婚戀觀切入，別具匠心。深圳大學文學博士在讀的歐陽德彬論吳亞丁的小說論困境與南方敘事。一面鏡子、一塊剝落的礁石在海裏游動、飄逸的大地書法等，深圳詩人謝湘南以不同意象寫成組詩，向讀者展現自己心目中的深圳河。《明報月刊》總編輯、本版主編潘耀明藉此緬懷深圳傳媒文化的先驅。

## 一個失落的名字——緬懷深圳傳媒文化的先驅

●潘耀明

先行者的華路藍縷原來是最值得眷念的，但在這個倥傯的現代社會，這些昔日建立功勳的人最容易被遺忘，因為我們只看到時人的業績。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當權者大事歌功頌德的當然是他們的事功，人們津津樂道的也只有眼前的名爵。

我憶起《深圳特區報》一位締造者的名字，時人再沒有人問問。

他叫張洪斌。在深圳的現代化道路上，他是文化的開拓者，他是《深圳特區報》的創辦者之一。

當時深圳還沒有自己的報章，張洪斌原是《新華社》記者，從北京御命南下，參與創辦



▲成立快四十三周年，深圳經濟特區在迎來經濟蓬勃發展之餘，相信將迎來豐碩的文學成果。（明報資料室）

《深圳特區報》。他是首任的總編輯。

當時我在一家中資背景的出版社工作，機緣巧合下與他認識。他文質彬彬，與其說是領導者，更像一介謙謙書生，他沒有一點權貴仰視闊步的作派。

特區文化萬事起頭難，還是當時改革開放的一扇試驗的文化窗口，沒有先例，任重道遠。

因是創辦人，只好埋頭苦幹，除了招兵買馬，連印刷設施都闕如。據副總編丘盤連事後回憶，初時《深圳特區報》是由香港《文匯報》印刷（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不用多久，《深圳特區報》的創刊號出版，也因為張洪斌謹懂文化，他還開闢了文藝副刊園地，

並親自邀請我寫稿。

後來當了深圳作家協會主席的林雨純及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劉學強都是他辦報羅致的手下——他們在那裏當記者。

每趟我到深圳，他都出面招待——其中與會也包括林雨純和劉學強等人。他想通過我了解香港傳媒的生態。

期間我也帶過於梨華、陳若曦等海外作家到過深圳參觀。

他是一位有心人，一九八三年我參加該年度的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後，在美國紐約大學攻讀出版管理及雜誌學，一面在紐約《華僑日報·讀書周刊》兼主編，他寫信給我，讓我為《深圳特區報》寫點文章，稿費從優，以彌補一點異國生活費云云。

因讀書打工兩忙，難以兼顧，好像只寫了兩三

篇稿，但箇中的感念一直磨滅不掉。

我從美國返香港，他退休後一家子來了香港定居，偶爾也見面吃飯，後來不知道患了什麼病，聽說逝世了。此後連他家人也失去聯繫，但他音容舉止及那一份書卷氣仍揮之不去！

我後來翻查了關於改革後深圳傳媒文化資料，關於他的事跡竟然無影無蹤。查百度說無此人，以前他的手下，一個個崛起，響噹噹的名字觸目可見。

張洪斌這個名字在世上消失得杳無了痕。想起深圳現在這塊開放的金漆招牌，特區初期，不知有多少拓荒者為她競折腰，想起眼下的深圳特區文化的繁榮昌盛，不期然緬懷那些曾叱吒過的失落的名字——遙遠而親切。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本版主編。）

## 「文化沙漠」編年紀事（一九七九—一九九〇）（節錄）

●胡洪俠

我最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大灣區城市大都經常被人冠於「文化沙漠」的稱號。在某種程度上，「文化沙漠」起碼曾經成為過「九+二」城市共同的「文化符號」。

據初步觀察，「文化沙漠」這頂帽子戴在灣區城市上的時間有早有晚，香港自然是最「資深」的，至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相比之下，其他城市則要晚得多。深圳是八十年代後期（而非人們沿習成習多所謂「建特區之初」），廣州是九十年代，珠海、東莞等地則要到二〇〇〇年代之後了，這其中東莞屬於「後來居上」者。

這真是一個奇妙的現象。妙就妙在：其一，粵港澳大灣區竟然是所謂「文化沙漠」如此集中的一個區域；其二，「文化沙漠」一詞既非嚴肅的官方話語，亦非嚴格的學術術語，更沒有進入權威辭書與大百科全書的闡釋視野，但它就是能在官員、文人、學者、媒體人乃至市民的筆下嘴中傳來傳去，自帶流量，避之不及，驅之不盡；其三，幾乎所有使用「文化沙漠」一詞的人，都是為了否定它，但正是輿論上的「否定」，加劇了它的傳播，提高了它在媒體上出頭露面的曝光率，造成了一種「莫須有」的現實。其四，大部分使用「文化沙漠」一詞的人，既不深究此說法的準確含義，也不考察它的來龍去脈，都只是人云亦云，順口挪用；既用於自我矮化，也用於自衛反擊；既用於「自我表揚」，也用於「自相殘殺」；既用於給人「摘帽」，也用於自我「授勳」……簡直就是各「沙」其「沙」，各「漠」其「漠」。

我接下來要講述的，不是再次回答香港或深圳或任何一座城市究竟是不是「文化沙漠」的問題，而是「文化沙漠」本身的傳播故事：它究竟是誰？它從哪裏來？它為何而來？它的使用場景有哪些？為了阻斷它的使用和傳播，人們究竟做了什麼？鑑於此項工作極為龐雜，牽扯各類文獻甚多，我先行給出一份「文化沙漠」編年紀事。有了一條時間線，一些基本的事實就清楚了。為了敘述方便，我暫且只以深圳報業集團數據庫為採樣資源，其他略有涉及。

### 一九七九年之前

我在大美、大英百科和幾種漢語辭書上都查不到「文化沙漠」這個詞的「出身」。有個《新詞語詞典》舉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的一句話作為最早出處，明顯不靠譜。那句話是：「台北《聯合報》等最近發表文章說，台灣現在變成了『文化沙漠』。」又舉例說：據美國《工人日報》報道，美國存在着廣大的「文化沙漠」。這倒是提醒我們注意「文化沙漠」一詞的使用場景：此語曾經是「批判詞彙」，用於描述敵對陣營的文化現狀。這個詞給人的視覺印象也確實極有利於引發鄙視與蔑視：誰會喜歡乾燥暴曬、風沙彌漫、寸草不生的沙漠呢？

按有些學者的考證，香港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被上海等地的文化人稱為「文化沙漠」了。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魯迅第二次來港演講，一群年輕的香港寫作者向魯迅提問：「香港是文化沙漠嗎？」魯迅回答：「不可以這樣說，這樣說太頹唐了，就算它是沙漠也不是不能改變的。」近百年間無數文化、政商名人否定過「香港是文化沙漠」，看來魯迅是這個行列中的第一人。

這代表了「文化沙漠」一詞的另一種使用場景：老牌文化中心城市對新興工商城市的傲慢與偏見。巴黎曾經說倫敦是文化沙漠，倫敦後來又說紐約，紐約說洛杉磯，蘇州說上海，上海說香港……這是一條有據可查的「鄙視鏈」。

### 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年

深圳經濟特區剛剛成立時，深圳市文化設施落後，但主政者已經喊出了「文化先行」口號，第一家深港合資文化企業博雅畫廊已經成立。現在沒有當時的文字證據證明，有人給深圳戴上過「文化沙漠」帽子。

### 一九八二年

是年深圳媒體上首次出現「文化沙漠」一詞，且只出現一次。十一月十五日的《深圳特區報》上推薦了一本叫《捕蝶》的小說，稱「香港不再是一個文化沙漠，她長滿了艷麗多姿的花草，吸引着蝶兒穿梭

其間，《捕蝶》顯現了這小島文壇的熱鬧情況。」這句話給深圳讀者首次示範了「文化沙漠」的實用場景：經常用於否定，貌似這個詞專門是為了否定而誕生的。

### 一九八三年

這一年，「文化沙漠」沒有出現在主流媒體上，可見一九八二年出現的那次絕對屬「偶發事件」。

### 一九八四年

是年「文化沙漠」出現八次。數量陡然增高的原因應是本年年底中英將簽訂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自年初起，深圳報紙上涉香港話題增多。

### 一九八五年

這是深圳「文化沙漠傳播史」上的關鍵一年。這一年，好像有一種聲音開始傳播，即擔心深圳成為「文化沙漠」。這年二月八日的《深圳特區報》報道：深圳青春藝術團團應邀到哈爾濱演出……有哈爾濱青年找到藝術團演員們說，看了演出，我們知道深圳並不是人們傳說的文化沙漠，而是生機勃勃的一片綠洲！

### 一九八六年

這一年，「特區文化」成了熱門話題，原因之一是深圳的文化建設得到了當時文化部副部長高占祥的重視。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深圳特區報》獨家採訪高占祥：「特區文化要特起來，要比內地更大膽更積極更主動更開放些；要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政策，打破一些常規的模式，走探索的道路……」

《深圳特區報》還專門在同月十五日以「如何發展特區文化」為題舉辦了座談會。有位與會者發言時表達出了一種很特別的焦慮。他說：「抓好特區文化迫在眉睫，切不可讓海外人士產生『文化沙漠北移』之說。」

考慮到不斷有人因深圳而拋出「租界說」、「變色說」、「資本主義說」，第一批指責或擔心深圳成為「文化沙漠」的人，實際上是在「政治批判」意義上將當年送給香港的「文化沙漠」帽子直接拿來扔給了深圳。「文化沙漠北移」？移動的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文化沙漠」帽子。

### 一九八七年

本年度七月二十七日的《深圳特區報》報道四川省對外文化交流中心時提到：一九八四年底，四川省委決定在深圳辦一個「四川省對外文化交流中心」。當時有人提出疑問：「到深圳辦文化窗口有啥意思？去接受資產階級影響嗎？」「人家到深圳是做生意、圖賺錢，那裏是文化沙漠，有啥文化交流可搞？你們中心還是想撈錢吧。」

### 一九八八年

這年二月中旬的一天，《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時任文化部長王蒙：「一九八三年，您作為一名作家來過深圳特區。這次，您以文化部長的身份舊地重遊，對深圳的文化現狀有何見教？」

王蒙說：「一九八三年至今，一晃五年，這裏變化很大，發展很快，令人高興。隨着生產發展、生活水平提高，人們對文化的要求在增長。深圳圖書館建得很不錯，很多人熱心閱讀，據介紹說，這裏讀書空氣很濃。大劇院、博物館、藝術中心都在建設之中，出版了報紙、雜誌、書籍。深圳大學建設也是十分可喜的，所以，現在要說深圳是文化沙漠，不符合實際情況。」

這是第一部部長級官員否認深圳是「文化沙漠」。然而王蒙話裏有話：是「現在」不是，當初曾經是過。從此一個新的話術誕生了：承認深圳原來是「文化沙漠」，但現在不是了。客人們都很願意用這個句式表揚深圳。就這樣，從一九八八年開始，媒體開始承認深圳曾經是「文化沙漠」，然後津津樂道如何如何變成了綠洲。這樣的一個邏輯一直沿用到今天。

### 一九八九年

看來這頂以「文化沙漠」為材料製成的「帽子」，深圳糊裏糊塗就戴上了。什麼是「文化沙漠」？為什麼要把原來用來貶低香港的「帽子」送給深圳？深圳為什麼要承認自己曾經是「文化沙漠」？這些問題尚未獲得及時與深入的思考，深圳人就開始了為自己辯護的路程。



【專題】

倫理困境與南方敘事——簡論吳亞丁的小說 ●歐陽德彬

編按：作家書寫深圳，大抵離不開外地人遷入，努力工作最後成功發家致富。此等無疑是深圳一道常見的風景。「不過既然深圳女孩是如此之多，他還用得着在一個已婚女人身上，或者在一個單身母親身上尋找愛情麼……」吳亞丁寫深圳，卻以新型移民社會人們的倫理婚戀觀切入，寫出深圳人潛藏的寂寞並予以開解，別具匠心。

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吳亞丁的長篇小說《誰在黑夜敲打你的窗》近年再版，再次掀起評論與研究的熱潮，可謂深圳文學的一次大事件。這部小說有着源頭活水的特質，每次閱讀都會呈現不同的面相，其意義亦在不斷地有機生成。文學史上有個奇怪的現象，很多作家一出手就是巔峰之作。筆者認為，《誰在黑夜敲打你的窗》便是吳亞丁的代表作。

小說開篇便營造了一種情感危機的氛圍，「飛機在大霧中盤旋了十來分鐘，然後俯衝向地面的跑道。」這時候，「主人公岩桐所熟悉的城市，那些縱橫交錯的街道，格子般綠黃相間的田野，鏡子似的明晃晃的養蠶水域，都隱藏在無盡的地方。」小說不容分說直接將讀者帶入了一個危險重重的現實世界，一面是身家性命的危機，一面是熟悉的都市背景。飛機失事的危機映照著都市中的感情危機，對於都市漫遊者岩桐來說，後者跟前者同樣危險，同樣致命。岩桐就是在飛機失事的危機中結識了「她她」，今後與她的交往將是一連串的情感危機。兩者之間飄忽不定的情感狀態恰似那航班的飛行狀態，一會兒俯衝直下，一會兒一飛冲天。這種氣氛其實奠定了小說的基調，鹿兒從「一零零八大廈」一躍而下，石榴離開深圳殞命京城，青春少女香消玉殞，凡此種種，皆是無常青春與神秘命運的寫照。

深圳特區成立之後，一些內地的覺醒者，受到改革春風的召喚，成為特區建設者和都市漫遊人。他們擺脫了內地的生活狀態，一到深圳便放飛自我。從「人的自我覺醒」和「人之所以為人」的角度上來說，像岩桐這樣有着豐富的都市情感體驗與深刻的生活思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僭越了某些傳統世俗倫理，才算真正地活過。

世俗倫理與人的價值

前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在建構其文藝美學思想時，將人擺到了中心位置，着力強調了人的價值。他說：「這是一個可以思考、可以觀察、可以珍愛的中心。這個中心就是人，在這個世界中一切之所以具有意義和價值，只是由於它和人聯繫在一起，是屬於人的。在這裏，人完全不是因為漂亮才有人愛，而是因為有人愛才漂亮。」吳亞丁的《誰在黑夜敲打你的窗》則是「人的文學」，尤其契合巴赫金所謂的不斷感受着的「在場的人」。「在場的人」的美學觀念，突出表現在其小說對包裹在兩性關係之上的「愛」與「情」的深入探討上。

談及兩性關係，必然涉及到兩性倫理。甚至可以說，兩性關係的核心就是倫理觀念的嬗變。因此，從兩性關係的視角考察岩桐的倫理困境，堪稱一場趣味十足的旅程。鹿兒、她她、妮妮……那些精靈一樣美麗優雅又難以捉摸的女孩出沒在這座城市，與岩桐相遇。在跟她們的交往中，岩

桐始終面臨著複雜的兩性倫理問題。

岩桐與重慶女孩鹿兒同居，不願意放棄她，也不願意與她結婚。在「不以結婚為目的的戀愛都是耍流氓」的世俗倫理面前，岩桐的行為是前衛的。岩桐的好友「但是」的一番話，坦白了這些「都市漫遊人」的婚戀觀：「在深圳這樣的城市裏，多少三十好幾的男人，甚至四十好幾的男人，都還優哉游哉地過著舒適和自由的單身人士生活。誰願意那麼早結婚？誰願意那麼早就把自己塞進家庭和婚姻的小籠子裏去？那不是作繭自縛麼？既坑了自己，又暴殄天物！」鹿兒選擇了從「一零零八大廈」一躍而下。事已至此，鹿兒不得不死，殉情成了她永遠活在岩桐心中的唯一方式。

跟鹿兒相比，「她她」與岩桐的關係擁有的更多可能。在蓮花山公園，岩桐第四次遇見「她她」。而「她她」的身邊，多了一位喊她媽媽的小男孩。這一幕場景立刻把岩桐拋入了倫理困境，「他曾經夢牽神掛、純潔無比的黑衣女孩，原來就是這樣一個美麗的肥皂泡，被一個個強活潑的小男孩一腳踩得粉碎。無論他相信還是不相信，他都已經看見那小男孩喊她媽媽。」緊接著，吳亞丁進行了一段獨白式的講述：「誠然，他孤身一人在深圳，內心深處渴望愛情，不過既然深圳女孩是如此之多，他還用得着在一個已婚女人身上，或者在一個單身母親身上尋找愛情麼？這樣想着，他那顆曾經傾慕過她的心，彷彿踩上滑板似的，在急速地滑遠，彷彿要躲避某種不潔的東西。」吳亞丁對主人公內心的剖析，顯示了固有倫理與都市愛情的矛盾。岩桐夢想中的理想女人，必須深得自己喜愛，最好是一塵不染的處女，這種「處女情結」只是沒有明說罷了。

在小說的結尾，岩桐在報紙上讀到關於「她她」的報道。「天空細雨斜飛。岩桐愕然呆立。這麼說，他曾經見過的那個小男孩，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她沒有結婚？……他呆呆地想着。手中心晚報無聲地滑落，然後散開……在帶著海洋氣息的秋風中，像大鳥展翅，撒着歡，飄向玫瑰色的遠方。」報紙向岩桐傳遞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她她」再度成為純潔天使的化身。於是，「大鳥展翅」，遠方成了「玫瑰色」，在幽暗的敘述當中透出一線希望之光。

比「淘金的故事」更高維度的表達

統觀吳亞丁的小說世界，無論是《誰在黑夜敲打你的窗》中的岩桐，還是《出租之城》中的葉蟬，兩人面對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活，總在虛構與

真實之間遊走，在憂傷與希望之間徘徊。恰恰是這種游離和不確定的狀態，訴說著都市生活的本相，攀登著都市文學的高峰，成為深圳都市文學一處繞不開的地標。筆者閱讀所及，很多深圳作家致力於表現改革開放的奮鬥故事，執迷於將深圳塑造造成一座淘金的城市、改變命運的城市，始終跳不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的圈套。吳亞丁的小說則致力於深圳人的心路歷程與情感秘史，無疑是更高維度的文學表達。

在吳亞丁後來的小說創作中，始終可以窺見存在主義哲學的影子，有時候甚至呈現出一種曇花一現的個體存在。比如他的「江上之旅」系列短篇小說，其中的《少年的江上之旅》，就探討了一種轉瞬即逝的個體存在。該短篇小說的背景設置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是一個社會管制開始放鬆的時代，也是很多中年人眼中的黃金時代。正如小說中表達的那樣，「少年的心渴望飛翔，少年的腳則渴望奔跑。」在十七歲的暑假，少年偷拿了家裏的六十塊錢，跟著要好的同學沿着長江長途旅行。女人對少年的愛情密碼就藏在女人為少年寫的文章裏，這是女人破碎卻依然魅惑的春夢，「我更感興趣的，是你去船尾看浪花。哎，你這麼一個安靜的男生，怎麼會想到去船尾看翻滾的浪花呢？」以及少年江上之旅的奇特見聞：「你說那個年輕的男人，整個晚上，他從背包裏，居然就像變戲法一樣，拿出近二十種不同的香煙來。當然，他不光給你抽煙，他還拿出一隻銀光閃閃的新手表。你告訴我，那是最新款的廬山牌手表。是一隻漂亮的最新機械手表。那年輕男人將手表輕輕在鐵質的船舷上面清脆地敲了敲，炫耀說，瞧！防震的。」在那個時代，少年竟敢沿着長江長途旅行，展現出非同尋常的個體覺醒和心靈力量。這是吸引女人的核心要素。只不過這種個體的覺醒只是曇花一現，結婚後，女人面臨著三十年寡淡無味的生活。少年的個體覺醒也很快就會被殘酷的現實消磨掉了。少年是偷了父親的看病救命錢去旅行的。這足以再次將少年醜態的主體性打回硬殼內。結婚之後，在女人的心目中，少年便「不存在了」。這正呼應了許多年後女人引述的富蘭克林的話：「有的人二十五歲就死了，只是到了七十五歲才埋葬……」。

女人年輕的時候，愛上的是那位表面羞澀內心狂野的少年，那個去長江漂流渴望飛翔的少年，那個伊卡洛斯一般渴

望天空和遠方的少年。可是，當兩人攜手走進婚姻的殿堂，男人沒了少年時代的情懷，成了庸眾中的一員。「伊卡洛斯」墜落了，女人也不再是喜歡逗笑的女人，成了一名歇斯底里的潑婦。小說結尾的淡漠具有巨大的震撼力量，「只是，令人悲傷的是，到了這個時候，他的內心似乎已經枯竭了跟那個女人說話的欲望。」多少婚姻的結尾，彼此變得漠然。

給深圳人的寓言小說

吳亞丁的小說，緊扣深圳這座城市的獨一無二的精神氣質，並在這座城市裏的情愛敘事中，建構起了一個文學意義上的詩意之鄉和哲學意義上的精神家園。在深圳這樣的新型移民社會，人們追求溫暖與愛情以擺脫孤獨，而非單純的身體欲望。殘酷的是，人們往往求而不得，靠著回憶的餘溫自我安慰。而在一個特殊的急速資本化時代，現實中的身份標籤和對物質與名利的追求，往往遮蔽了自己的眼睛，同時約束了自己的行動，追求真愛變得十分艱難。當社會異化造成了一個個相互隔膜的存在，每個人都期待著他人來敲打自己的窗戶。尤其在黑夜，則喚起了他們剪不斷理還亂的孤獨與寂寞。因此，敢於卸下傳統倫理的重負，勇敢地走出房間，相信他人也相信自己，才能真正地把握世界，也把握自己。這既是對陷入倫理困境的深圳人的忠告，也是吳亞丁小說的獨特話語。

顯然，吳亞丁的小說，不是喃喃自語的私人話語，而是具有極強現實針對性的隱喻小說與寓言小說——人們不能總是等待別人來敲打自己的窗戶，而是要像無數的義工們（如「她她」）一樣，勇敢地走進社會，擁抱世界，在大時代裏重建人的尊嚴。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深圳大學文學博士在讀，著有小說集《我想去趟布拉格》。）

公開徵稿

推廣大灣區文藝 共建《明月灣區》

歡迎各體文學創作投稿，詩歌、散文、小說、評論皆可。文章建議字數二千字內，詩歌建議三十行內。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方法電郵至：mpmeditor@mingpao.com。

觀看深圳河的N種方式 ●謝湘南

- 一、我是長在河岸的一棵木棉 深圳河對於我 就是一面鏡子
二、我是一位騎行者 自行車滾動着我的汗珠 沿着深港邊界 我從蓮塘口岸出發
三、三月，我將一樹的花蕾 投射在河面 我的火紅與熾熱 令它為我唱起叮咚的歌
四、我對城裏的事不怎麼關心 那些高過我的樓 自有他們的樂趣 我只全心全意 照看它的流淌
五、我聽到了你的跳躍 有如我的心跳 對岸的崗哨 或有同感，與我一樣 在山間佇立 凝神傾聽，你的清亮
六、你從山上下來 如釋重負，如去纏繞 左衝右突 越走越寬闊
七、石頭在河底 撥動琴箱，我期望 有一日能溯流而上 去觸摸，去合奏 獻給你的 心之交響



▲那幾秒，我覺得／這是一條靜止的河／在歷史的夾縫裏／它正在讓時間倒流（明報資料庫）

（作者為詩人、藝術評論人、媒體人。一九九七年參加第十四屆「青春詩會」。作品入選近百種當代詩歌選本。部分詩歌被譯成英語、俄語、日語等。）